

演好這場戲， 於人生舞台上

車正軒專訪

■ 陳文

青年文學獎
演藝學院
老闆
戲劇
網主
錄像
中文系
劇本
小說
電影

左面的標籤 (Hashtag) 都與這次的受訪者車正軒有關。他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之後到演藝學院讀電影，後來成為自由錄像工作者，現在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室，為公司、機構、劇團提供拍攝、錄影、剪片等服務，啟思不少多媒體影片都是他製作的，我們都叫他「車仔」。五月上旬的某個下午，我們走訪車仔位於新蒲崗的「私·製作室」，與他聊聊故事，談談創作、夢想、工作……



說故事的人

「我比較擅長記着事件、故事，年份、數字我就記不來了。」車仔發揮自己的長處，成為說故事的人，創作劇本、小說。《父親》、《那年日照特別長》、《水塔下的五星戰隊》等都是車正軒參與創作的劇本，他亦曾獲得「第二十六屆青年文學獎戲劇初級組優異獎」和「中大四院戲劇比賽優異劇本獎」。

至於小說，2009年出版的《小說旺角》是車仔的代表作，裏面輯錄了十篇小說，有的是功課，有的是參賽作品。車仔以既虛且實的筆觸，描寫了小人物的平常生活，吐露那個時代的焦灼、不安。「我創作小說的心態是跟低下階層



的主人翁同行，表達那個時代的無奈和找不到出路的感觉。」其中〈與女朋友一起賣私煙的好日子〉就是代表作。這篇小說是車正軒大學時代的作品，曾獲2002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。「我想寫一種燃燒、曬乾的感覺。從九七、九八年開始，大家都覺得在捱日子，事物好像在慢慢地蒸發掉——那個時代有這樣的感覺，於是我想寫一些類似的東西——當時流行賣私煙，而煙就有燃燒的意象。」

「不同類型的藝術技巧某程度上是互通的。我最近在學寫毛筆字，寫草書時會將上一個字收筆的『氣』帶到下一個字的起筆，看起來是兩個字，但是中間有着相連的『氣』。影像剪接也一樣，兩個看似沒有關係的鏡頭，連在一起就有意義了。」車仔的小說融入了不少鏡頭運用的技巧，以他喜歡的一篇作品為例，

就在那個球場上，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，他依舊穿着一件汗衣、一條短籃球褲和一雙「人字拖」在練習跳投。我問他好嗎？他一臉錯愕。我問阿恒是否不認得我了。他說他不是阿恒。他說他的確經常來這個球場打球，但他不是阿恒，他不像女孩子，不怕冷，也不曾聘請補習老師。彷彿……我真的不曾跟他認識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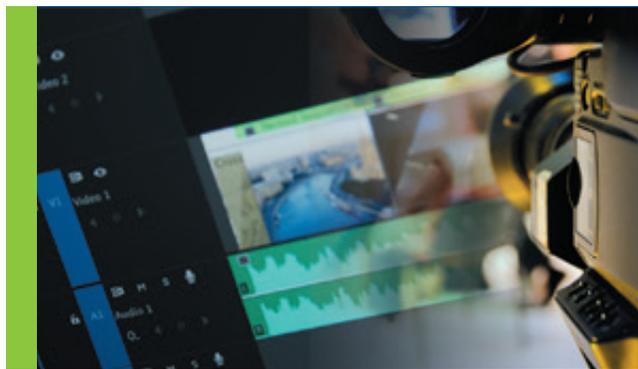
在遼闊的天空裏，飄着一片雲，像一個蘋果，像一個人懸在半空，又像兩個人一起懸在半空。一陣風吹過，雲就飄走了。我的主觀鏡

慢慢地往下移，看見阿恒像萬萬千的平凡男孩，帶着陽光似的笑容在打籃球。我想，就這樣結束阿恒的故事好了。（〈元宵夜·球場上·練習跳投的少年〉，《小說旺角》）

讀者彷彿跟着電影的鏡頭閱讀主人翁的內心，隨着雲朵的飄散，「我」和阿恒的故事沒有原由地完結了。

車仔說的故事給人平靜的感覺。他自言是個理性、懂得計數的人，而創作是需要理性和計算的。「在寫初稿時，我會將所有的感性全推出去，不去計算，把想寫的東西全部寫出來。到了修改的時候，我就會理性地考慮結構、枝節的修剪。創作不能只靠感性，譬如在〈元宵夜·球場上·練習跳投的少年〉中圓形的意象，除了阿恒打的籃球外，你要理性地思考這個意象可以如何延伸，如鏡頭、籃框、月亮等，當你鋪砌了意象的變化，可用的元素便更豐富了。」

比起影像，車仔更喜歡文字創作。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功能，電影能創造一個虛幻的世界，給予人視覺上的體驗。其實文字也能做到，而且文字還多了想像空間，文字需要經過大腦的處理才能產生意義，每個人的理解不同，想像出來的畫面也不一樣。」另一方面，車仔認為文字創作只需要個人的投入，比較容易掌握及控制，可以將內容慢慢地細緻雕琢。相反，影像拍攝需要人才、資金等資源的配合才能做得好。



藝術家

「讀大學的時候，我已經很清楚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標是三個字——藝、術、家。」同為八十後，筆者不禁佩服車仔說得這麼的肯定、這麼的理直氣壯。在他眼中，藝術家就是做一些對藝術有貢獻的事，或有作品留存，並讓後世覺得有欣賞價值。那麼他在邁向人生目標的這條路上走到甚麼位置？沿路辛酸嗎？

車仔目前正為他的人生目標而努力。「小思老師建立『香港文學資料庫』，從垃圾堆中撿回絕版書，是個『文學拾遺者』。我想效法她，做『戲劇拾遺者』。」車仔在大學時代已熱愛戲劇，舉辦劇社活動，寫劇本。後來他為劇團拍攝時萌生了建立舞台劇檔案庫的想法。「香港舞台劇上演的時間一般都很短，短至星期五至星期日三天就演完，而外國的劇目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演，有的甚至可以在各地巡迴演出。一齣戲集合了這麼多人的努力，但它的壽命太短了，所以我希望收集舞台劇演出的影片，把它放到網上，累積十年，或者更長。想想看，假如你現在可以回看十年前 King Sir 的演出，或者黃秋生在演藝學院讀書時主演的話劇，追溯一個演員的轉變、成長，那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呀！」這個想法還未付諸實行，因為車仔還未申請到資助，還要跟劇團清楚釐定版權、使用權，才能將影片放上網。

「我不喜歡埋怨，我是說做就做的那種人。」雖然暫時未有資金建立檔案庫，但車仔在多年前已創建了「Stage TV」舞台藝術視頻網站，裏面有劇團的各類視頻、劇評、舞台日誌等。「我覺得當時舞台劇的網站太落後了，只有一個留言板，而且只能打字，想貼一張圖都很難。我想，建立網站這件事是有意義的，只要我每個月的收入足夠補貼租用伺服器的費用，網站就能夠運作，於是就試着做了。」

多年過去，Stage TV 為車仔建立了一個不小的網絡。「網站和全港大專院校的劇社都有合作，最近



這三年，我們每月都有一期電子刊物（Stage Map）傳給劇社的會員，每期能接觸到三千多人，這也算是一種貢獻。」車仔開心地暢述自己的「威水事」。「我假設讀者對戲劇一無所知，Stage Map 會介紹不同的劇種，如甚麼是鬧劇，記錄劇場又是怎樣的。此外，還有專欄講述如何做好燈光、舞台管理等。我希望這本刊物能令他們的戲劇知識有所增加，認識不同的劇團，從而能為小型劇團的演出帶來多一位觀眾。」願望聽起來竟如此卑微，或許這就是香港藝術事業發展的寫照。

觀察者

創作源於觀察，車仔對身處的地方、創作的走向都有自己的看法。「世界已經從上升軌走下坡，所有東西都是變差、變差、再變差。上一個上升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嬰兒潮一代推動經濟，生活環境愈來愈好。二千年開始，那一代人逐漸退休，近年整個世界都在走下坡，走向



兩極化，社會出現撕裂，這現象在歐洲、美國也有發生，只是香港比較嚴重。」

讓車仔感受到香港的劇烈轉變，正是旺角這面「快鏡」。「近年流行說地區情懷，提倡關顧小店，排斥市區重建，我沒有太大的感觸。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無根的地方，而「無根」也是這個城市的特色。任何東西只要一生根，就要拆，就要走。這種情況在旺角裏更明顯。」車仔從出生至今一直住在旺角，旺角讓他習慣了香港「無根」的節奏。「西洋菜街開始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，幾年前還有樂隊表演，現在全變成『大媽』卡拉 OK，鬥吵、鬥大聲。本來在西洋菜街植了根的一點文化氣息，已經『被消失』了。」縱然不滿，車仔自言不會有甚麼行動，只會慢慢地把事情消化。

觀察、消化、思考、創新，是藝術創作必經的過程。「雨傘運動之後，有很多舞台劇都講述這場運動，但他們的創作還沒達到一定的高度。雖然藝術創作不是要為社會帶來出路，創作人也只是搞創作而不是搞政治的，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比觀眾站得高些，跳出框框，多想一步，令人看完他們的作品後有更多的思考。」



老闆

車仔在文字創作上如魚得水，但他知道單靠寫作不能維生，於是選擇成為自由錄像工作者，之後更開設了製作室，聘請了四名全職員工。「我寫作不是為了『打大佬』，打贏了就很高興的那種。現實是一千人『打大佬』，有多少人能夠打贏？一萬人『穿膠花』，有多少人能成為李嘉誠？很多人大學輟學去搞科技，又有多少個 Bill Gate？在香港文壇，只依靠寫作維生的人也寥寥無幾。有事情想做而做不到的才是常態。」在香港這個現實的社會，為「搵食」犧牲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似乎再理所當然不過了。然而車仔做老闆，卻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目標。「希望公司可以繼續營運幾年，努力培訓員工，到可以把工作交給他們的時候，我就可以重新開始創作，寫小說。」

參加大學聯招時，車仔希望入讀傳理系，但命運安排他讀中文。2003年畢業時正值 SARS，很多中文系的同學都去讀教育文憑，打算教書，車仔選擇到演藝學院讀電影，但畢業後卻沒有去拍電影，做導演，反而成為了自由錄像工作者。隨着工作量增多，他開了自己的製作室。「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做幾樣事情，如果你硬要這麼做，總有些你會做不好。所以只能先做一樣，做好了，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。」

在不同時期，車仔選擇做好命運之神設定給他的角色，過程中他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，為戲劇界盡一分力，創造空間讓自己重回小說創作。這一個故事，沒有逆水行舟的悲壯，卻有順風飛翔的自如。

